

系统科学视野里的国家兴衰

——以欧盟与中东为例

钮松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摘要: 霍布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温特等社会科学家在进行社会和政治研究时借鉴了自然科学的一些概念、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将社会领域的国家和组织的兴盛与自然界的生命有机体从存在到消亡的特质进行类比,试图解释国家和组织所具有的类似生命的属性,即国家的兴盛在于其发展动力的强大,而国家的衰落则在于其发展动力的欠缺,其兴衰具有周期性。欧盟的兴盛与中东的衰落在当今时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这只是欧洲与中东两个行为体交替兴盛的一个缩影而已。

关键词: 国家兴衰;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欧盟; 中东

中图分类号: N9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408(2012)01-0041-05

纵观人类历史,国家和社会存在着两种态势:兴盛与衰落,如随着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新航路的开辟,欧洲自15世纪初以来逐渐走上了一条兴盛发展的道路,而与此相对的是传统的古典文明帝国阿拉伯帝国灭亡、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走向衰落。为什么国家会有兴衰?兴衰是否有规律?兴衰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和科技发展的有限性,人类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截然区隔开来,并认为社会科学较多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但从历史的演进来看,“当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仅是自然科学的‘穷亲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对社会秩序的洞悉早于对自然的洞悉。每一个原始人通过与其社会组织的类比来观察自然。科学开始于诸如政府和法庭提供的那些的法则被运用于自然。”^[1] 尽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探索不同领域问题的科学,但各自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两者之间并非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双方是一种相互借鉴和相互推进的关系。正因如此,许多社会科学家在进行社会和政治研究时借鉴自然科学的一些概念、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将自然里的作为生物的生命有机体的从存在到消亡的特质与社会领域的国家和组织的相似性进行类比,将

国家和组织等视作生命有机体来进行分析,试图解释国家和组织所具有的类似生命的属性,霍布斯将“利维坦”与国家的暗喻以及在与波意耳关于真空存在与否辩论中对“合理推理”的捍卫、斯宾塞等人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研究,以及温特将量子力学纳入建构主义,尽管他们探究的具体领域有所不同,但其逻辑起点都是将社会行为体视为自然有机体,而自然有机体充满复制和遗传的动力。

1 霍布斯:国家类似“利维坦”

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家既将作为有机体怪兽的“利维坦”喻为国家,这为自然有机体与社会有机体之间的链接提供了较早的假设,又在与自然科学家玻意耳的论战中揭示了自然科学的试验结果遭受政治环境的影响,试图提供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系的新思考。“利维坦”一词来自于《圣经》,分别在《约伯记》、《诗篇》和《以赛亚书》等章节出现过5次,“利维坦”被描绘为“那快行的蛇”、“那曲行的蛇”,“凡高大的,它无不藐视。它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霍布斯在其政治哲学巨著《利维坦》中将国家比喻为“利维坦”,将他所理解的国家与海中的魔兽“利维坦”的特性进行了类比,霍布斯眼里的

*
收稿日期: 2010-07-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科攻关项目(08JZD0039); “上外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和“211”三期资助。

作者简介: 钮松(1981-),男,湖北鄂州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 大国与中东关系。

E-mail: phd.niusong@yahoo.com.cn

国家就是具有生命且名凌驾一切律法之上的怪兽，是集最大的恶为一身的组织。霍布斯在《利维坦》开宗明义地讲道“由于生命看来不过是肢体的运动而已，其开端在于它内部的一些基本部分”，“艺术则更进一步，它模仿自然界充满理性且最杰出的作品——人。被艺术所造之庞然大物‘利维坦’（Leviathan）被称作联邦（Commonwealth）或国家（State），它仅是个人造之人，它比自然人更显身强力壮，并保卫创造它的自然人”，霍布斯进一步将“主权”视作“人造的灵魂”，“行政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视作“关节”，“奖惩”视作“神经”，“特殊成员的资财”视作“力量”，“人民安全”视作“事业”，“参谋顾问们”视作“记忆”，“公平与法律”视作“理智与意志”，“和谐”视作“健康”，“暴动”视作“疾病”，“内战”视作“死亡”等。^[2]将国家类比为庞大的有生命的有机体“利维坦”只是霍布斯观点的第一步而已，即其推崇之“合理推理”的具体实践。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和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在《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和实验生活》中重现了霍布斯与玻意耳关于真理探寻的辩论，还原了一段公案。夏平与谢弗旨在通过霍布斯与玻意耳关于真空能否存在而来的关于知识的争论来发掘知识与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霍布斯所认为的知识并非绝对真理，在他看来，“知识，与国家类似，是人类行为的产物”^[3]。尽管玻意耳在利用空气泵实验证明真空状态的事件本身大获全胜，战胜了霍布斯，但这仅仅是事实的胜利绝非实验自然科学思想的胜利。当时王政复辟之后的英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支持了玻意耳注重知识“实验验证”的观点，只是这一点不为当今人类所晓，当今人类“远离了原先对实验自然科学生活形式与自由多元社会政治形式之间亲密且重要关系的关注”^[3]。总而言之，霍布斯的贡献在于将国家视为人造的“利维坦”的同时，认为知识（暗含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也是人造，这就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分野，对其《利维坦》也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国家或者政治组织的有机体属性便更具合理性。

2 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是进化的有机体

社会科学家提出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设想，“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然科学领域的达尔文主义相互借鉴与影响，不仅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社会视为进化的有机体，而且还与将关于进化论假想的达

尔文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了一定的互动。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早于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前7年便提出了社会进化思想，在达尔文主义出现之后又吸收其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等思想。斯宾塞在其《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将社会定义为生物有机体（Organism），他谈及生物有机体生存的时间之后认为“社会生长通常要么持续至社会分裂的时候，要么到社会覆没的时候”，“这是社会将其与有机体世界相关联且与无机物世界大大区分开来的第一个特性”^[4]；他还认为，“社会机构的特点和活体的特点一样，当它们在体积上增大的时候也在结构上增加”^[4]。他进一步认为，“个体有机体（Individual Organism）中存在着增长与结构之间的双重关系”，“社会上的与个体上的一样，组织对于增长而言不可或缺”^[5]。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则进一步将“自然选择”的思想引入政治学，他首先认为“无论怎样反对将‘自然选择’原则运用于其他领域，其在早期人类历史的主导地位毫无疑问”^[6]，尽管人类组成的“国家并非源于简单的自然选择”^[6]，但他指出“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里，国家的面貌变得十分不同”，“懒惰国家的将变成勤劳的国家，富国变穷国，宗教国家变成世俗国家（Profane）”，“这些原则将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即为什么如此之少的国家取得了进步，尽管对我们而言进步看起来如此自然”^[6]。白哲特通过依次分析文明预备时期、斗争的作用、民族或国家的形成、协商的时代以及可确定的进步等，实际上展现了他所理解的国家发展过程经历的类似于生物有机体“自然选择”的过程，但也有着一定的扬弃。威廉·索姆奈（William Sumner）也认为，“社会学是处理由生存的斗争而来的一系列现象，生物学则处理另外一组。动力是一样的，在不同的条件下作用于不同的领域。科学都是同源的”^[7]。总而言之，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发了种族主义、弱肉强食等衍生物，但其对社会的组织、结构与生物有机体的类比，并将国家如同生物的进化等在自然科学进化论假设的前提下进行了新的社会学演绎。不仅如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将物理学、生物学与社会学和政治学进行了链接，试图阐释其同源性。

3 温特：国家也是人

跨越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温特的社会建构主义则明确提出“国家也是人”的观点，他还将物理学的量子力学原理来充实建构主义理论，探究了自然规律

与社会规律的关系。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新的起点上将国家进行了人格化的同时,也指出了国家不完全等同于具体的个人。温特认为,“国家行为者是真实的且不能被还原成将它们实例化的个人。这不仅是对国家,对大部分社会结构而言是对的”,“为了成为一个代理人,其结构必须具备3个特征”其“第一个要求便是所有个体共有的知识复制作为集体‘人’(Person)或‘群体自我’(Group Self)的国家的意识(Idea)”,另外两个要求是“制度化集体行动”和“授权集体行动”^[8]。温特所认为的“国家也是人”并非将国家视作生物学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尤其是进化论下的人,而是“视国家人格为一个有用的虚构和一个对个体行为合宜的暗喻,并非描述世界真的是什么。我看来,怀疑论的终极偏见在于默认了物理学家视意识为仅能居于大脑的某种东西的观点”。不仅如此,温特还详细考察了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以借鉴至社会科学领域,他对量子学中的波粒二象性、不确定性、波函数崩塌、测定以及非区域性等进行了论述,认真考察了量子的特性来引入建构主义研究以深入思考理念、施动者与体系之间的关联。基于“目的论”逻辑起点,温特在量子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量子意识假设”(Quantum Consciousness Hypothesis),他认为,“现代科学的两大奥秘——量子的本质和意识的本质解决彼此,且为量子社会科学提供了可能性”,“假如量子意识假设是真实的,那么社会生活和人类主体的基本单元都是量子体系,这不只是暗喻或类比,而是真实”。温特也将国家与生物有机体进行了类比,他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国家也是人”,但他赋予国家的是人格化而非将其完全等同于生物学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在此基础上,他又将可能的人的量子意识延伸至人格化的国家,超越了前人关于国家的组织和结构关系等思考,认为国家不仅具有物质性的特点,也具备观念性的特点,这就使国家的人格化更加鲜明和完善,只是国家的意识观念相对比个体更复杂。温特在新的科学发展基础上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进行了架构。

4 从霍布斯到温特国家兴衰观的复杂性演进看新的国家兴衰原则

从以上阐述不难看出,霍布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以及温特的观点都暗含了各有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国际兴衰观。霍布斯生活在欧洲历史的转型时

期,经历过宗教改革的动荡,也见证过1648年开创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带来的民族国家、主权等新鲜事物,这些为其1651年完成《利维坦》奠定了坚实的时代基础。正是宗教改革的开展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对于宗教的放逐,霍布斯才能够更多超越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对于国家和人的认识,其才能突破宗教的纬度将国家视作人造之人,而这种成为国家的人的集合体便具有人格化的海中巨兽利维坦那样的特质,其开创的政治神学体现了人性解放的思想。霍布斯的国家兴衰观所涉指的国家是抽象的国家而非具体的民族国家,是将国家作为一个集合体进行阐述,关注的是作为人造之人的整体的国家的自我兴衰,健康(和谐)与疾病(暴动)等便是国家兴衰的具体体现。斯宾塞等人则在霍布斯的基础上对于国家的认识进行了拓展,进一步将国家细化为具体的国家以及所有具体国家所处的世界,他们所谈论的国家兴衰是具体国家的兴衰,具体国家的兴衰之间存在着对比和差异。斯宾塞等人正是意识到具体国家的起点如同有机体的生物性起点一样条件基本类似,但结果完全不同,他们将具体国家的兴衰理解为生命有机体的进化过程,进化的过程中会带优胜劣汰。温特生活在当今时代,他超越了霍布斯和斯宾塞等人,并不将国家视为抽象的利维坦以及进化的有机体,而是进入了物理学的思考空间;国家也不仅仅是具有生老病死的生物学过程的人或其他生物,而是强调了国家既具有生物性,但更记有观念性。由于所处的时代,温特谈论的是抽象的国家,其关注的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社会。总而言之,霍布斯的国家兴衰观强调了抽象的国家的兴衰及兴衰的表现形式;斯宾塞等人的国家兴衰观强调了具体的国家的兴衰和对比,以及兴衰的进化视角下的生物学原因;温特的国家兴衰观淡化了具体的国家而突出了整体的抽象的国家的兴衰,揭示了国家兴衰的量子视角下的观念性力量的原因。

从以上三种国家兴衰观的演进中可以总结出新的国家兴衰观,即其所给予的启示:国家的兴盛在于其发展动力的强大,而国家的衰落则在于其发展动力的欠缺,与此同时,观念性的意识因素对于国家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按照人类现有科学的观点,主体的动力来源于能量,而能量是可以转化与守恒的,而这仅仅涉及到能量的运动问题。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具有能量,能量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而只能从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从一个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物体,在能量转换

和传递过程中能量的总量恒定不变。正是在此基础上,困扰物理学界数百年的“永动机”的诱惑才被科学界认定为不可能。但这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既然任何物体都是具有能量的,那么能量的运动要么借助于外在的动力,要么借助于内在的动力,“永动机”破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没有内在的动力,没有内在的动力就不能对自身或对别的物体进行施动,只能借助外在的动力。在自然科学观念里,只有具有生命的有机行为体才具有内在的动力,即自然界的生物才具有内在的动力对自身或者别的生物和物体施动,而作为具有观念性意识的生物性的人或者假设具有意识的量子对于自身的发展有着主动的趋利避害的选择意识。这种新的国家兴衰观在价值在于对于思考当今国家的兴衰,如主权国家和超国家的地区一体化的关系,或具体国家之间发展速度及之间的相互关联,大有裨益。

这种新的国家兴衰观给国际社会观察国家这个事物本身,以及国家间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就一神教的宗教学而言,国家是上帝的创造,其勃兴和灭亡基于上帝的意志。就世俗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三种的分析方法:1. 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法,认为国家这个事物必然要消亡,而就具体国家而言,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必然优越于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2. 保罗·肯尼的军事政治分析法,认为国家的兴衰很大程度得益于国家建设、军事实力等;3. 罗斯克莱斯的贸易分析法,认为成为贸易国的国家更容易崛起为世界强国。本文所阐述的新的国家兴衰观不仅对于宗教神学的束缚早已摆脱,而且对于以上3种世俗的研究方法中的物质主义倾向有所纠偏,阶级、军事和贸易所处理的核心是财富的占有与转移过程。过分的物质主义倾向往往忽略了国家存在的意义本身。新的国家兴衰观剥离了国家被社会属性长期掩盖的外衣,从生物及意识属性的角度来对其进行观察,有助于更全面认识国家的面貌及其发展进程。

5 从国家兴衰周期必然性看欧盟的兴盛与中东的衰落

从霍布斯到斯宾塞、白哲特、索姆奈和温特,国家和社会组织经历了从海中怪兽“利维坦”到生物有机体和人的层层细化,不仅如此,他们都在自身所处的历史时代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以为国家的有机体观念提供佐证,从反对单纯的实验自然科学到结合自然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假

设,最后到引入现代物理学的量子力学,这也是一个对于不同科学之间深入认识和交融的过程和尝试。生物有机体存在着生命的有限性,在这个有限的生命期之中幼年、青年、中年与老年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国家也一样,国家有诞生、兴盛、衰落一直到灭亡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生物有机体和国家能够永远生存下去,在有限的生命期内,其兴衰有着周期性,即任何物质都要经历成长阶段、兴盛阶段、衰落阶段以及灭亡阶段,而灭亡在哲学意义上意味着一种新生和新的超越,这就是兴衰的周期性。

欧盟作为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域组织,中东作为以伊斯兰文明为聚合的地区,两者都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有机生命体的兴衰过程存在着某种的相似性。欧盟的产生经历了早期的煤钢联营、原子能联营发展到欧洲共同体,然后发生质变为欧洲联盟并不断扩大至许多中东欧国家,但这种扩大并非无限,欧盟的存在和发展也有自己的边际,从这个意义上,欧盟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也有着输出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包括民主)的内在动力。欧盟作为超国家的地区组织具备了很多人格化的特质,它的诞生是欧洲统一思想和历史经验长期催化的结果,从其雏形煤钢联营的建立开始,欧盟正经历着有机体般的诞生与成长壮大过程,欧盟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这就是有机体从诞生到肉体灭亡的规律。欧盟作为物质性和观念性合为一体的地区组织,其有机行为体的存在方式提供了自身内在的动力,正是这种动力促使其在欧盟的内部和外部推行各种政策,离开欧盟本身作为有机行为体而来的动力,欧盟的发展无从谈起。当今的中东地区自奥斯曼帝国晚期以来便与帝国母体一样处在一种整体的衰落过程之中,至一战前奥斯曼帝国被称作“欧洲病夫”。一战后,除土耳其和沙特等国获得主权国家地位外,多数中东国家处在英法委任统治之下,直至二战后逐渐获得独立地位。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东相对平稳,但二战后的中东却是全球战争和冲突最为集中且延续至今的地区,虽有大国对中东的干涉,更多是中东国家间的战争与冲突,如五次中东战争、长期的巴以冲突、两伊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伊朗核危机等。虽然海湾等国通过巨额石油财富实现了国家的部分现代化,但在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上却极为欠缺,如迪拜给人的印象是“穷奢极欲建筑的新兴都市”,“拥有世界唯一的七星级酒店、中东最大的金市、繁华的经济和丰富的休闲项

目。还有最先进的未来项目——棕榈岛——它正被欢庆成为世界第八大奇迹。”^[10]

虽然从二战后的整体局面来看,欧盟从无到有,迄今已成为世界最成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和世界庞大的经济体,积极通过其“规范性力量”和“民事力量”的角色定位向全世界推进“经贸促民主,民主促安全”的全球治理路径,既输出了物质力量也提供了非物质的公共产品,是一个兴盛的行为体;而中东则是乱象丛生,其总体印象是战争、冲突与奢华并存,是一个衰落的行为体,但不能得出欧盟与中东永远是兴盛与衰落的代表,因为需要历史和辩证地看待国家兴衰。欧盟的诞生正是建立在英法百年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对于欧洲的毁灭基础之上,而当今中东的衰落则是自阿拉伯帝国辉煌文明的巅峰之后的一种延续,“翻开历史的画卷,两河流域辉煌文明可与中华文明媲美,埃及金字塔与中国万里长城同为世界奇迹,阿拉伯帝国与大唐帝国实力难分伯仲。而同时代的欧洲则处于蒙昧的中世纪。伴随着阿拉伯极盛而衰过程的是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航路开辟三大运动的欧洲开创了西方全球时代直至今日。”^[11]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通过百年翻译运动传播至阿拉伯帝国,促进了阿拉伯文明的发展和兴盛,而这些原属欧洲的文明成果通过阿拉伯重新传回欧洲,欧洲传统文化著作实现了一种回归,这经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从希腊文翻译成叙利亚文或希伯来文,然后翻译成阿拉伯文,并且最后翻译成拉丁文,其间经常由西班牙文作为中介,但其历经长途跋涉并最终传到拉丁西方”^[12],“从西班牙传来了亚里士多德及其阿拉伯评注者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以将在13世纪改变欧洲思想的形式出现”^[12],带给欧洲“献身科学的精神”、“理性的思维习惯和爱

好实验的性情”^[12],这极大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欧洲后来的繁荣兴盛。总而言之,今日欧盟的兴盛与中东的衰落只是欧洲与中东两个行为体交替兴盛的一个缩影而已,这种兴与衰只是一种相对的静态,而动态则是绝对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今日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欧盟全球治理以及中东国际关系会有着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 [1] Lewis White Beck. The “Natural Science Ideal”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 *Scientific Monthly*, Vol. 68, 1949(6).
- [2]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M]. Dover Publications, 2006: 1.
- [3] Steven Shapin, Simon Schaffer. *Leviathan and Air - 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344-343.
- [4] Herbert Spenc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Vol. I)* [M]. *The works of herbert spencer (Vol. VI)*, Osnabrock Otto Zeller, 1966: 437.
- [5] Herbert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M].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93: 65.
- [6] Walter Bagehot. *Physics and politics or though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selection” and “inheritance” to political society* [M]. Beacon Press, 1956: 18-62, 149-150.
- [7] William Graham Sumner. *Social darwinism: selected essays of william graham sumner* [M]. Prentice-Hall, Inc, 1963: 14.
- [8]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18-219.
- [9]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as cartesian science: An Auto - Critique from a quantum perspective* [M]. Stefano Guzzini, Anna Leander, eds.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exander Wendt and His Critics*. Routledge, 2006: 205-196.
- [10] Dubai-Boomtown for Extravagant Architecture, http://www.gkd.de/uploads/media/GKD_Dubai_e.pdf.
- [11] 钮松. 看待中东, 摩根索的角度远不够 [N]. *新京报*, 2008-02-03.
- [12] 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281-289, 302.

Rise and Fall of States in Systems Science's Perspective

——Examples of EU and Mid-East

NIU Song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Social scientists such as Hobbes, Social Darwinists and Alexander Wendt borrow some natural science concepts, think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og the rise and fall of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with the existence and demise of natural living organisms, so as to explore the similar attributes between living organisms and countries. A country's rise lies in its strong momentum while its fall lies in the lack of momentum in its development. Its rise and fall has cycles. There is a sharp contrast of EU's rise and Middle East's fall nowadays, but this is only an alternating rise and fall microcosm of the two actors between EU and Middle East in history.

Key words: Rise and fall of countries; Science; Social science; EU; Middle East